

數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之十五

韓非子卷之十六

難第三十八

虧四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桐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桐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舉之所力也同善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止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實不得

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實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三宿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請令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鈞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鈞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多假之實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誠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為貞不皆死然公惠公朝卒而慕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

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併優侏儒國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

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而恃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

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燕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

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

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

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尊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

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妻不使二后二

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陽君此則可謂三難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

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

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

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

謂以大夫之粟地賜與為寢也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蔡氏有倍心而

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

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

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

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

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

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

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

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

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

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

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喻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慘夫差智大宰嚭而愚

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嚭之患也明君不自舉

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不隱

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

智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

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貪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汗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上精廉修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修已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貪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修於禁刑勸未窮德形於輸墨善以爲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春獄未必不由此也

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其不察事而責成之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謂若以治辨鳥因風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得之故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宵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也

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滅之未況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手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夫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嘗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目恃而已矣奚問乎曰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美其擇焉夫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

01/24 1/10

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
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
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
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
任未謙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
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
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
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
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
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
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
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會
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
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
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
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
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
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
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藉設之於
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智中
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
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
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受近習莫之
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
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
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
寡君一等寡君未嘗後也子其少安孫子
無辭亦無後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
臣而不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
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
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
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
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

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
君之明不知不後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
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踣
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
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禁索嶧山之女紂求
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武身受晉而
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
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心非以其君也彼
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
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
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
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奔齊齊景公禮之
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
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
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於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
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
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

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
 既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
 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
 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
 公加誅於拙虎是總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
 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
 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救之謂嚴不
 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
 臣弒父鄭去疾子第而魯桓弒兄伍伯兼并
 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
 則羣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
 不誅是承為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
 濟亂也此見微之情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
 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救之實也則
 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
 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
 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
 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
 為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
 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
 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
 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
 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
 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懸怒則臣
 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
 怒而不誅故指師作難食龜之羹鄭君怒而
 不誅故子公弒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
 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
 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
 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令昭公見惡稽
 罪而不誅使渠彌合憎懼死以徵事故不免
 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
 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
 之眾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郟而樂中行作難
 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
 越勾踐滅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諸

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
 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
 誅不遂人心雖懸美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
 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
 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
 盡為心是與天下有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
 乎哉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
 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寬者為
 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吳為見
 寡人而夢見寬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
 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
 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寬一人場焉則後
 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場焉則臣雖夢寬
 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
 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
 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
 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
 而壅焉燕子會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

用所賢未免使一人場已也不肖者場主不
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場主已則必
危矣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蓋非正味也而
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
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
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
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
兩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
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鉅然哉
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己
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
日不加知而使賢者場已則必危而今以加
知矣則雖場已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之十六

韓非子卷之十七

難勢第四十

新五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地遊霧雲龍霧霧而龍
地與蟻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
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
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
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
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
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
隸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
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
足以走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地遊霧吾不以龍地
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
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
勢而能乘遊之者龍地之材美之也今雲盛
而蟻弗能乘也霧醲而螻不能遊也夫有威
靈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螻之材薄也
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
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

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
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使賢者用
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
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
不肖者眾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
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
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
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
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
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四行者南
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
而身在刑戮矣勢者暴虎狼之心而成暴風
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
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
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職獲
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
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
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
以刑罰為鞭笞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
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